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鸟儿的家是湛蓝天空还是树上的巢,羚羊的家是广袤草原还是地上的草垛,狮子的家是茂盛的丛林还是山的洞穴……前者是它们属于的地方,后者是它们休息的居所。两者都不可缺少。如同移民来到崭新的天空与原野,寻找到清新的自由奔跑和个性恣意,同时,仍旧寻觅着某一处地方某一间房屋,一个属于私己的安静的舒展的家。

在英语中,House是屋子,而Home是家。只有一间屋子或许不能叫做家,但有一处稳定的而不是暂时的居所,一个家或许才是真正的稳定安心起来。伴随着居所稳定的,是一个家庭根基的牢固和心灵的安放。初来乍到的移民,大多数经历了从租房到买房的过程。租房子常常被视为一种过渡。过渡的过程是观察徘徊不定的过程,观望其外或者投身其中。在多则三年少则一年的过渡之后,无论出于怎样的考虑,决定稳定安定下来的移民,都会考虑买一处自己家的房子,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这,都是一个移民家庭在新国家里扎根的表现。同时,租房而住的经历,那些新鲜的不同的细节,成为人生里不可复来的印记,久久回味。

我们所想说的,不是买房中的买卖之道,也不是安家的细节挑选,而是许多移民体会过的生活,是一个家庭从飘荡到安定的艰辛希望和坚韧忍耐。

Henry,男,33岁,出国4年。

在一年前,他买下一间Townhouse,做起了房东。一起开车,路过一栋大楼,他遥望着,用手指着,说那就是他们一家刚到时候住的Apartment。我不知道是哪一间,所有的窗户在我看起来都一样,没有特殊的意义,而他一个,他一定知道是哪一个窗口,在那个阳台摆放过他精心照料的花朵还有夏天的凉椅。那个窗口从无数的相似里突兀出来,鲜亮起来,所有的生活画卷都一一展开,历历再现。

“刚出国国,投奔一个在国内没有更多联系的朋友,和他们家一起租下了这个Apartment。我们住一间大屋,因为我们还有个孩子,他们夫妻二人住小间。虽然,我们在国内的房子也不怎么好,但回到家里就可以恣意地打闹喊叫撒欢,真的。现在和其他的房客租住在一起,就有许多要约束的地方。或许,我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和别的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总是不能放松。这可真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有的时候,等着上洗手间的时候,从里面出来的女人不是老婆,还有些不好意思,呵呵。虽然这些小小的尴尬随着居住时间久了,大家更熟了而有所减少,但一直还是想有



我想有个家 ——从飘荡到安定

一个独立的空间。”

他说,他一直记着这第一个住所的地址。有时,开车买菜的时候,他还会有意绕路来这里看看。老婆说他多情的很,他笑笑。

“或许我以后成名了,就可以把这里买下来,向别人介绍说,看,这就是我在美住的第一个房间。看那些名人故居,房子屋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还比较的简陋,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中经历的感情与思想。我想,这间房子对于我们一家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故居对于历史的意义。”

他拍摄了许多屋子的照片,全景的一隅的,落日时候的,下雨时候的,窗外的景致窗内的妻儿……连同屋内的摆设,样样俱全。那些细微流着的变化,是他最最具体的移民生活——捡来的床垫上铺着国内带来的床单,房东给配置的书桌上放着家里带来的笔筒……这些与往日重叠的生活,恍如旧日的温馨时光;壁橱里的安全鞋,墙上贴着的美拿大多伦多市区地图……小屋里,是生活展开的足迹。

“租房子的心情,有许多的矛盾。虽然有与人合住的种种不便,但在感情上,我很喜爱我们的小屋,真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最终安定的地方,再不迁徙再不变更。可能,对于我这样一个念旧的人来说,移民就开始了

一个飘荡的过程,我只想这个过程短一些。”

在近三年的租住生活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买房子之前,他们一直住在这里,没有搬家,他宁愿每天花很长的时间换乘汽车地铁或者开车。他说,他对那里有感情了,真的不愿意离开。

“生活还是现实的,经济没有达到,心里也只能想着。想想这几年的日子,我唯一高兴的就是看到家里的存款渐渐多起来,越来越接近买房子的首付。买房子对我来说,不是嫌弃,而是不想再更换。”

买了一座小型的Townhouse,没有做房东。他说,他现在有些找到在国内一样的恣意感觉——回到家,就倒在沙发上看电视,臭袜子扔在客厅

里,把门敲得震天响和老婆抢洗手间……他说他不想再动了,就在这里住下了,一直到老去。

Helen,女,30岁,出国2年。

地下室那潮湿的发霉一般的气息,那窄小的窗口,微弱的光线,她,现在还记得很清很清。很多时间,她躺在窄小的床上,眼睛盯着那方寸可见的天色,心中一片茫然。

“我一个独身女子,还不习惯与别的人同住。本来,我自己租了一套Apartment,想分租给其他的人,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和一对夫妻住了下来。他们人不错,但渐渐地,我不能看见他们亲热的温情的眼神,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二人世界的障碍。自己就搬了出来,租住了这个地下室,倒是自己一个人了,没有邻舍,独用厕所。只是这种逼仄的感觉来了。”

地下室里,冬天倒是好过,暖气很足,夏天没有空调都冷得要穿毛衣。而潮湿使她几年没事的关节炎又犯了。疼痛时而侵扰着她,也提醒着她。

“在国内,爸妈的腿脚都不好,但就因为我和他们一起住,我有关节炎,他们怎么都不肯住一层,宁愿天天爬楼梯,说是锻炼身体,我心里知道。我想搬出来住,好给他们再买一个方便的一层,他们怎么都不让。说都在一个城市,为什么不一起住。我就出国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吧。从小就和爸妈住在一起,就觉得好有家的感觉。每天家里都人声不断热气腾腾,爸爸唱着京戏,妈妈哼着小调。我的房间里,有一扇好大窗户,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拉窗帘,我要看着夜晚的天空还有路灯映过来的昏黄。”

从宽敞到逼仄,从地面到地下,她的家彻底的改变。她说她有家,那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的家。离开了那里,她没有家。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独自一人居住,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有家。

“我一直在努力,找到家的感觉。找一处合适合心的房子不容易,我现在的房东人很好,很热心,我真的怕搬家之后没有好的房东,生活会一团麻烦。除了窗户看不到太多外面,我

还是很喜欢。”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急于定位,急于安定,因为她想给自己一个理由,一个支持,能够使她在这里安稳下来,建立起她的新家。

“我现在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我想我可以着手建立新家了。当然,我要把爸爸妈妈接过来探亲,也要申请团聚。”

她到处看房子,她想要的并不多,只是一个有大窗的卧室,可以看到星空和夜晚的风。哦,她说,不仅如此,她家地下室的窗户要在地面,这样,租住在地下室的房客也可以和她一样,在晚上的时候,望得见那忽明忽暗的光亮,那一闪一闪的明星。

“就快搬家了,看着屋里的一线天,我有些想哭。有时候,想想,自己伤感的,或许不仅仅是这狭窄的天空,还有自己不明朗的未来,周身的病痛,独身的寂寞。经过这些日子,内心中种种的挣扎都纠缠出了结果。我决定开始恋爱,有自己的家,开始新的生活。我要有大的窗子,看见广大的晴朗。”

如果,是这地下室罅隙的一线天空压迫出了她对家的热望,她一定很感谢这里。这里,弥漫在潮湿空气里的不仅仅是病痛、辗转和遥望,还有那些不期而遇的热爱,给一个恋人,给一个新家。

Rainbow,35岁,出国2年。

为了不让小孩子觉得变化太大,她一到这里,就租了两室一厅的Condo,没有分租。

“我有些完美主义,在国内的时候,总是想给孩子最好的。她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一间房子。可能,我们给她的条件太好了,在拿到签证后收拾行李的时候。她问我们,到那边之后,她还能有自己的小屋子吗?要和现在一样能看到好远的,干净的漂亮的。我们虽然有一些积蓄,但考虑开始还不稳定,就没有买而是租了房子。我看得出,她很喜欢这里,心理上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落差。”

一个完美主义的母亲,她这样定义自己。出国之后,工作也不理想。先生为了不丢专业,不想打Labor。看着

家里的存款在减少,最大的开支就是每月千元的房租。她,也没有想过分租或者搬到便宜一些的Apartment或House里的一间。

“考虑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是到底不在这里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自己问得很没有底气。国内的很多联系都斩断了,真的是有破釜沉舟的劲头。不管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孩子,我们都觉得应该尊重当初慎重做出的决定。那现在,我们需要稳定的工作,展开的生活。我觉得买了房子就不一样,买一个复式的,我们即可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也可以租给其他的人,减轻月供的压力。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凭我一个人工作需要的时间会有些久。”

她现在在动员先生工作,她说不管专业工作还是Labor工。在这里,总是要迈出第一步的。人生没有最完美的时刻,一切都按照你所想的准备好。

“要按照我完美主义的性子,买了房子也不出租。不过,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在美的生活中,我觉得我的完美主义带给我许多的困扰。我最喜欢的就是布置自己的家,每一处细节我都要做的最好。家,是我最大的梦想。”

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夜夜难眠,几乎天天和先生闹别扭。她没有办法把这租来的房子当作家——许多的东西不能买,因为不知道哪一天要搬家;许多的心思不能实施,因为说到底还是别人的屋子,不能由得自己折腾。处处都是矛盾。

“后来,我找到工作,渐渐,他也投简历,有了回音,开始面试试工,开始在这里脚踏实地的生活。我这个爱家的人,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以由得自己布置,那是一种幸福的满足。对孩子,对自己,对家,都会完满。”

一个家庭完美主义者,完美的爱情,完美的丈夫,完美的孩子,完美的家。一切完美的故事,在她登陆之后有短暂的破裂。她说,因为,没有那间她精心设计摆设的家,好像一切都没有了依托。为了孩子心中未变的家,她肩负着入不敷出的压力;而今,为了自己心中未变的家,她想和先生一起好好工作,尽快地有那间固定的居所。她要国内家里的布置一一重现。

“家里的一切,都是有记忆的。从大件到小件,都是我们小家庭的小历史。真的舍不得丢。”

那些在每一个特殊日子里精心布置的所有,都在国内静静地等着他们,等着他们把家找好,将它们一一远涉重洋海运至此。

新开始的生活,暂时的居所,潜流着对未来的不安。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但却属于自己,不是他人,可以纵横驰骋可以恣意妄为。这个家,无论大小,都令你欣喜安慰满足。因为,正如这房子归属于你一样,你也渐渐归属于这个开始的新生活,喜爱并且安然。

那种虽衣食无忧,但却颜面粗糙,布满愁容的女人是幸运的,这样的女人虽然享受着物质上的富有,但她们已经享受不到丈夫的爱了。在感情上,她们是清贫一族。

最不幸的女人是那种既衣衫破旧,又面容憔悴枯槁的女人,她的丈夫既没有满足她们物质上的需要,又没有给她们精神上的愉悦和抚慰,这样的丈夫是天下最糟糕的丈夫。

丈夫们,请你们时时审视一下自己的妻子,看一看她有张什么样的脸。

男人千万不要以为美与丑只是女人自己的事。她长的美,你有一半的功劳;她长的不好看,你也有半的过错。

妻子是丈夫的脸,衣服穿在你身上,亮的是我的脸……

对于女人来说,相貌长成什么样,自己只能负一半的责任,另一半则应由男人来负。

未出嫁的姑娘,就像苗圃里的树苗,一个个俊俏挺拔。出嫁了与一个男人终日厮守,男人就成了女人的气候、土壤、环境。男人脾气暴,整日不是狂风暴雨,就是“零下一度”,女人一定憔悴无光;男人修养高,日照朗朗,和风细雨,女人一定热情奔放。养颜乃养性,好男人让女人心境好,体态好,容颜好。

我们总是追求我们所爱的。一个女人被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爱着,她往住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谓“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神汉会跳神。”

给所有说自己太太是黄脸婆的男人看

所以,女人如果不美,男人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一个本来能温顺的女人,越来越泼辣,一定是她的男人不争气,逼得她不得不出头。一个本来就天生丽质的女人,越来越青春活力,岁月没有给她沧桑感,一定是他有个敢担当,为她排忧解难的男人在身边。一个本来清高的女人越来越世俗,一定是她的男人档次不高,她“近墨者黑”。一个整天为钱奔波的女人,自己另一半一定是一个无能的男人。一个本来相貌较好的女人,相貌越来越可爱,皮肤光泽,眼睛越来越灵

光,说话越来越文雅举手投足越来越有风度……不用说,她有一个宠她深爱他的男人。一个本来就容颜焕发的女人,岁月不会给她沧桑感,总是年轻活力,一定有个果断,甘担当为她排忧解难的男人在身边。

妻子是什么?妻子是丈夫的脸。这是从一个中年男子那里听到的。他在给妻子买大衣,妻子嫌贵,不穿,男人就说:“穿吧!妻子是丈夫的脸,衣服穿在你身上,亮的是我的脸。”男人这么一说,妻子就穿上了,一脸的幸福。

一个妻子是不是幸福,看她的

脸就够了。幸福的妻子不论在哪个年龄阶段,她的容颜都闪着愉悦、恬静、幸福的光。来自丈夫的爱是妻子最好的美容剂。如果一个妻子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爱,那她的面容一定粗糙、憔悴而缺少光泽的。

最幸福的女人是那种既衣食华美,又容颜细嫩润泽的女人,这标志着她的丈夫不但事业有成,而且十分懂感情、体贴人。

虽不能锦衣玉食,但面容闪着满足的光的女人也是幸福的,她的丈夫虽不会挣大钱,但却知道如何疼爱妻子。